

续资治通鉴

第二函
十四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湖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一百三十七

起元豐初至四月
十二月凡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夏四月己巳金右副元帥完顏默音

舊作謀

等敗斡罕舊作高於長樂先是斡罕攻泰州不克

轉趨濟州欲邀金人糧運默音與右監軍完顏福壽合兵萬三千人以海蘭路

海蘭舊作
易輒今改

總管圖克坦志甯

圖克坦舊
作徒單今

改等爲左翼臨海節度使赫舍哩志甯

赫舍哩舊作
紇石烈今改

等爲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士卒齎數日糧輕騎襲之賊黨

有來降者謂默音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

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得少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默衍從之乘夜亟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

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整兵少憩斡罕方向濟州聞金兵取其輜重乃還救遇於長樂既陳默音別設伏於

左翼之側賊騎突出左翼伏兵之間圖克坦克甯射却之是日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相去五里許而立

左翼萬戶襄別與賊戰賊陳動襄磨軍乘之突出其後俱與大軍不相及襄以善射者二十騎率眾自賊後擊之

賊不能支乘勢磨軍擊其一偏賊遂却襄遂與大軍合而別部諸將皆至整陳力戰天忽反風揚砂石賊陳亂金

兵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眾 辛未金降前主亮爲海陵郡王 甲戌吳璘命姚仲趣德順統制官盧

仕閔姚志並聽節制相機圖復涇渭等州仲言所領兵少欲就興元洋州抽兵爲助璘從之於是仲併河池秦州

兵九千詣德順餘兵留屯甘谷摧沙鎮戎軍時原州受圍已久金兵益置大礮十四所更用鵝車洞子擁迫城下

矢石亂發軍民死傷甚衆勢將不支守將段彥瑩銓告於知鎮戎軍秦弼曰原州鎮戎脣齒相依原州失守鎮戎必孤弼以聞於宣撫司乃就令弼盡領四將兵應援段彥復報敵兵增至七萬盧仕閔謂涇渭距德順鎮戎地遠而原州勢急請姚仲分援原州仲乃令右軍統制李在分遣治平寨屯兵五百人往援之仕閔以原州急分遣其兵寨於東山及渭川道三岔口榆林堡距州五十里以爲應援且密遣壯士馳報城中俾知外援以堅其守

戊寅御史中丞汪澈參知政事

戊子起居舍人充大金國賀登寶位使洪邁等辭行

攷異繫年要錄載國書云審惟峻命光宅不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

比因還使常惴惴學從海上之盟復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顧素始圖事有權宜姑爲父兄而貶損聲無端隙隙逃天地之變臨既邊事之一開致警言之遂經政期後聘許締新歡載惟陵寢之山川澹隔春秋之祭祀志豈忘于懷舊孝實切於奉先顧舊疆運轡國結兄弟無疆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倘垂察照曲徇懇求願於佳音別修要約與大金國志所載少異今附見於此

壬辰起居郎呂廣問權尙書禮部侍郎

丙申興元都統制姚仲

聞原州圍急乃令統制官姚志李在量留兵屯德順盡以精兵同所將常從兵以是日發德順往援原州契丹

斡罕率衆西走金右副元帥默音追及之於霧霧河賊已濟毀其津口赫舍哩志寧軍先至不克渡乃對岸爲疑

兵以萬戶瓜勒佳清臣

瓜勒佳清臣夾谷今改

圖克坦海羅於下流渡河值支港兩岸斗絕且渟淖命軍士束柳填港而過追

之數里得平地方食賊衆奄至志寧急整陳賊自南岡馳下衝陳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後軍畢至

左翼輕騎兵先與賊接戰據上風縱火乘煙擊金軍金步兵亦至併力合戰凡十餘合金兵苦風煙皆植立如癡

會天雨風止金兵奮擊大敗之圖克坦克寧退奔十五里賊前阨谿澗不得亟渡多殺傷賊既渡金兵亦渡少憩

賊反旆來攻克寧以大軍不繼令軍士皆下馬射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馬賊復來衝突金

兵少却回渡澗北金軍大隊至斡罕遂引去五月戊戌四川宣撫使吳玠自河池往鳳翔視師都統制姚仲遣

統領官趙銓引兵七百至開邊寨克之獲其知寨成茂已而金人千餘自原州來求戰銓鼓衆力戰北兵敗走金

二百餘騎又駐開邊寨河灘右制盧仕軍統閔戰退之追擊至九龍泉仲令統制姚公輔同統領官張詔銓領趙兵七百赴原州又令統制姚公興駐原州北嶺與金人合戰奪其隘口守將段彥知大軍將至勢少壯金人是日攻城亦稍緩壬寅仲以大軍至原州之北嶺與金人合戰南兵大敗前一日仲未至開邊寨之十里將以次日由九龍泉上北嶺令諸軍弓弩盡滿引行前輜重隊居後平旦遇敵萬餘求戰仲以盧仕閔所領馬步軍及陝西兵合爲頭陳次以已所統部軍六千四百十有八爲四陳隨勢便利分列之又以統制官姚志所部兵爲後拒列爲隘曲南軍盡力鏖擊陳面開合凡數十敵兵每一衝陳率三千餘衆迭爲進退輜重隊隨陳亂行不整第一第二陳方交鋒而第三第四已爲金兵破拒馬而入陳心衝潰輜重中隔莫可接第五陳及仲牙兵死鬪最久自辰至未人馬死亡枕藉道路軍遂大潰志陳居第六已逾兩隘行前者還報諸陳盡爲敵兵所敗志謂其徒曰前軍旣敗我輩進亦死退亦死等死耳進猶可生也遂悉其軍各死戰未幾金人馬軍直前衝擊志令左軍第四正將張傳傳令槍手盡坐神臂弓先發平射弓次之起伏凡五金兵引退約二百步志遂趨陳逾七八里敵乃歸南山原當時詢求姚仲不得頃之有報仲已至開邊寨志遂令將官楊立領神臂弓甲兵各五隊據九龍泉大川路以備敵邀擊是役也武顯大夫興州前軍同統制鄺師廉與統領官七將官三十隊將七十有三並死于陳隊兵以下不與焉仲旣至開邊寨諱言五陳之敗惟推姚志爲奇功以捷報宣撫司公輔聞仲遇敵乃引兵次原州城爲策應遇金人與戰至午各退保于故壘時吳璘方遣仲書問原州敵勢且曰喀齊喀貝勒次鳳翔堅守不出勢不與處雖原州圍未解可且赴德順書未至而仲已敗 金立楚王允迪爲皇太子 乙巳詔禮部奏名進士依祖宗故事更不臨軒策試 戊申太傅宣遠軍節度使御營宿衛使和義郡王楊存中復爲醴泉觀使 辛亥鎮江都

統制張子蓋與金人遇于石湫堰敗之先是金以數萬衆圍海州詔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浚受命卽爲書抵子蓋勉以功名令出騎乘敵弊子蓋至京口整軍渡江亟趣漣水擇便道以進前一日至石湫堰金萬騎陳于河東子蓋曰彼衆我寡利在速戰不可令敵知我虛言于是率精銳數千騎馳馬先入復州防禦使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御營宿衛前軍統制張玘爲流矢中其腦沒于陳士卒死鬪金兵遂大敗擁于河溺死幾半餘騎遁去

壬子奉安顯仁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癸丑吳璘聞姚仲之敗乃逮繫左軍第四正將張傳鞫之始得其實遂追仲赴軍前議事翌日又令統制官姚公輔趙銓守原州聽候中軍統制吳挺節制不得自爲摘發若擅離所守地稍失支吾竝斬 乙卯忠州團練使知順昌軍孟昭率部曲來歸居固始縣以昭爲光州兵馬鈐轄其徒皆授田居之 丁卯天申節罷上壽 海州圍解 戊午欽宗小祥上詣几筵殿行禮 癸亥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張浚言軍籍日益凋寡補集將士必資西北之人能戰忍苦方爲可仗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湧貴中原之人極艱於食乞朝廷多撥米斛或錢物付臣措置招徠人心旣歸北勢自屈詔以米萬石予之浚以爲淮楚之人自古可用乘其困擾之後當收以爲兵乃奏曰兩淮之人素稱強力而淮北義兵尤爲忠勁困於敵人荼毒已甚讎敵欲報之心未嘗一日忘也特部分未嚴器械不備雖有赤心不能成事誠恐一旦姦夫鼓率千百爲羣別致生事可因其嫉憤無聊之心而招集之宜置御前萬弩營募民壯年十八已上四十五已下堪充弩手之人並不刺臂面以御前效用爲名各給文帖書鄉貫居住之處及顏貌年甲姓名令五人結一保兩保爲一甲十甲爲一隊遞相保委有功同賞有罪同罰於建康府置營寨安泊詔可之浚卽下令曰兩淮比年累被荼毒父子兄弟夫婦殺傷擄掠不能相保今議爲必守之計復恥雪怨人心所同有愿充者宜相率應募至於淮北久被塗炭

素懷忠義欲報國恩亦當來歸共建勳業於是兩淮之人欣然願就率皆強勇可用浚親訓誨之又奏差陳敏爲統制敏起微賤聲迹未振浚擢於困廢中敏感激盡力圖報未幾成軍方召募之初浮言鼓動欲敗成績數月間來應者不絕衆論始定浚謂敵長於騎我長於步制騎莫如弩衛弩莫如車乃令專制弩治車又謂三國以後自北來南未有不由清河濁口兩道以舟運糧蓋淮北廣衍糧舟不出於淮則懼清野無所得有坐困之勢於是東屯盱眙楚泗以扼渦潁大兵進臨聲勢連接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卽奏言之又多募福建海船由海窺東萊由清泗窺淮揚詔下福建選募甲子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裕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勤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康寧今邊鄙粗寧可遂如意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昀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速討論典故以聞慶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成閔爲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寧國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西路制置使京畿河北西路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李顯忠爲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四川宣撫使吳玠遣將攻熙州是月拔之獲其都統官劉嗣初三大將之出也興元路得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路得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渭北以重兵扼鳳翔故散關之兵未得進是月金右副元帥默音以逗遛召還默音貪擄掠敗敵不急追縱敵使去其子色格舊作斜哥今改暴橫軍中士卒不用命幹罕得水草善地金兵水草乏馬益弱幹罕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勢益熾金廷臣或言幹罕兵勢如此若宋人乘虛襲我國其危哉設有所求當割地與之金主懼甚右丞布薩忠義請曰臣聞主憂臣辱願效死力殄滅契丹金主壯之乃召默音等還切責罷之以赫舍哩志寧爲

右監軍偕左監軍高忠建進討旋命忠義爲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經略契丹 六月丙寅朔四川宣撫使吳璘次大蟲嶺姚仲來謁璘先令夔州安撫李師顏奪其兵欲斬以徇參議官有勸止之者乃繫河池獄旋送文州拘管統制姚公輔引兵出城北次于北原與敵兵遇戰焉金人自五月至于今增兵凡萬五千騎調丁夫五千餘衆以牛車運礮坐六十有餘所增置懸皮袋搜城車杲樓洞子十餘所自城東至于西南隅共爲大寨守將段彥來告急一日晝五至公輔告急亦繼至 己巳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隨州觀察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李捧罷爲武泰軍承宣使兩浙東路軍副總管紹興府駐劄龍神四廂都指揮使鎮南軍承宣使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李道罷爲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荆南府中亮大夫鄂州駐劄御前左軍副都統制兼知襄陽府王宣領鄧州防禦使權主管荆南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仍兼知襄陽府 庚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潭州觀察使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充湖北京西制置使京西北路招討使吳玘爲安遠使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賞茆湖之捷也時復與金人議和故三招討並除管軍而結局 壬申永州防禦使侍衛馬軍使中軍統制趙撙充鄂州駐劄前軍都統制 癸酉以立太子告天地宗廟社稷 甲戌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袁孝論宰相朱倬之罪倬聞亦乞免乙亥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倬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帝出御劄曰朕宅帝位三十有六載荷天地之靈宗廟之福邊事寢寧國威益振惟祖宗傳序之重兢兢焉懼弗克任憂勤萬幾弗遑暇佚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域蔽自朕心亟決大計皇太子賢聖仁孝聞于天下周知世故久繫民心其從東宮付以社稷惟天所相朕非敢私皇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遷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一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朕以淡泊爲心願神養志尙賴文武忠貞同德合謀永底于治詔洪遵所

草也丙子帝行內禪之禮有司設仗紫宸殿下先是帝嘗諭太子以傳禪意太子流涕固辭至是遣中使召太子入禁中復加面諭太子推遜不受卽趨殿側便門欲還東宮帝勉諭再三乃止於是帝御紫宸殿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康伯知樞密院事葉義問參知政事汪澈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陞殿康伯奏言臣等輔政累年罪戾山積聖恩寬貸不誅今陛下超然高蹈有堯舜之舉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望清光犬馬之情無任依戀因再拜泣下帝亦爲之揮涕曰朕在位三十六年今老且疾久欲閒退此事斷在朕意非由臣下開陳也卿等宜悉力以輔嗣君康伯等復曰皇太子賢聖仁孝天下共知似開讓遜太過未肯卽御正殿帝曰朕已再三邀留今在殿後矣帝卽入宮百官移班殿門下宣詔畢復入班殿庭頃之皇太子服袍履內侍扶掖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應奉官以次稱賀內侍扶掖至于七八乃略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皇太子遽興康伯等奏言願殿下卽御坐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太子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尙容辭避班退太上皇帝卽駕之德壽宮帝服赭袍玉帶步出祥曦殿門兩掖輦以行至其宮門弗肯止上皇麾謝再三且令左右扶掖以還顧謂曰吾付託得人斯無憾矣左右稱萬歲百官扈從上皇至德壽宮

宋史

今從丁丑駕詣德壽宮起居

戊寅大赦

帝諭羣臣曰朕欲每日一朝德壽宮以修晨昏之禮面奉太上皇

帝聖諭謂恐費萬幾勞煩羣下不賜許可委禮官重定其期禮部侍郎黃中奏漢高帝五日一朝太上皇今請依前事詔從之

金命居庸關古北口

譏察契丹閒諜捕獲者加官爵已卯命萬戶溫特赫阿魯魯

舊作溫迪罕

率兵

四千屯守古北口薊州石門關以幹罕侵軼日甚故備之

金布薩忠義之奉命討幹罕也金主賜以詔曰軍中

將士有犯連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選賞又詔將士曰兵久駐邊陲盡費財用百姓不得休息今以

右丞忠義爲平章政事右副元帥宜同心戮力無或弛慢以大名尹宗尹爲河南路統軍使壬午忠義等遇幹罕於花道幹罕擁衆八萬勢甚張忠義以宗亨爲左翼宗敘爲右翼與賊夾河而陳賊渡河分其兵爲二先犯左翼

軍萬戶扎拉

舊作查刺今改

以六百騎奮擊敗之賊犯右翼軍宗亨及富察世傑指畫失宜陳亂敗于賊世傑挺身投于

扎拉軍中賊圍扎拉軍扎拉力戰宗敘以右翼軍來救幹罕不能勝乃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其母妻輜重由別

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忠義及赫舍哩志寧以大軍追及於烏嶺西陷泉

考異布薩忠義敗幹罕于烏嶺本紀作庚寅今從幹罕傳連書之

賊軍三萬騎

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爲陳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陳步軍居中

騎軍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

莫已昏霧廓然賊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扎拉力戰賊稍卻志寧與瓜勒佳清臣等合戰賊大敗將涉

水去泥濘不得亟渡金兵逐北人馬相蹂踐而死不可勝數陷泉皆平餘衆蹈藉而過或奔潰竄匿林莽間金兵

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僞六院司大王烏幹罕走趨溪地金兵追躡至七渡河又敗之既逾渾嶺復進軍襲

之望風奔潰幹罕之母舉營自落括西走志寧追之悉獲輜重俘五萬餘人捷聞金主詔曰右副元帥忠義遣使

來奏大捷或被軍俘獲或自能來服或無所歸而投拜或將全屬歸附或分領家族來降或嘗受僞命及自來曾

與官軍鬪敵皆釋其罪其逃亡者除幹罕一身有能歸附亦準釋放能誅捕幹罕或率衆來降者並給官賞各路

撫納來者毋得輒加侵損無資給者有糧處安置仍官爲養濟 癸未陳康伯奏臣等以前二日朝德壽宮太上

皇帝宣諭車駕每至宮必於門外降輦已再三諭之既以家人之禮相見自宜至殿上降輦令臣等奏稟此意帝

曰夜來太上皇帝有旨令朕只朝朔望朕于子道間寢侍膳尤宜勤恪卿等可詳議以聞如宮門降輦在臣子於

君父禮所當然太上皇帝雖曲諭朕斷不敢 甲申詔曰朕欽承聖訓嗣守丕基猥以眇躬託于王公士民之上兢兢業業懼德菲薄不敏不明末燭厥理將何以緝熙初政稱太上付授之恩永惟古先極治之朝置鼓以感敢諫立木以求謗言故下情不塞於上聞而治功所由興起也朕甚慕之況今薦紳之士咸懷忠良芻蕘之言豈無一得朕躬有過失朝政有缺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凡可以佐吾元元輔朕不逮者皆朕所樂聞朕方虛懷延納容受直辭言而可行賞將汝勸弗協於理罪不汝加悉意陳之以啟告朕毋隱毋諱毋憚後害自今時政闕失竝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詣登聞鼓院投進在外於所在州軍實封附遞以聞 丁亥詔胡銓復元官差知饒州 禮部侍郎黃中等言奉聖旨太上皇帝有詔却五日之朝朕心未安令有司官詳議臣等今議除朔望皇帝詣德壽宮朝見外請于每月初八并二十二日朝見並如宮中之儀詔從之 壬辰殿中侍御史張震言紹興二年詔書略曰昔我太祖皇帝嘗令百官輪次面對自今後行在百官日輪一員面對朕當虛佇以聽其言且觀其行陛下初承聖緒望舉行舊典詔百官日以序進則數日之間議論畢陳而賢愚可以槩見俟其既周卽復依舊五日輪對詔從之 帝手書召判建康府張浚既見帝改容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賴惟公浚言人主以務學爲先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一不當人心自歸強鄰自服帝竦然曰當不忘公言浚見帝天錫英武力陳和議之非勸帝堅意以圖事功於是加浚少傅進封魏國公除江淮宣撫使節制屯駐軍馬 秋七月壬寅詔曰永惟邦本實在斯民民之休戚實繫守令太上皇帝精擇循良留神惠養垂及眇躬其敢怠忽咨爾分土之臣毋滋訟獄毋縱吏姦毋奪民時以重土土毋培民財以資餉遺有一如此必罰毋赦至於俾民安其田里愁歎不生增秩賜金若古典則 丁未

賜知臨安府趙子淵御劄罷京尹供饈營辦帝曰更宜子細求訪應有擾民之事一一條具開奏如停罷供饋等所省錢二萬餘貫可盡與民間除去科擾 戊申詔追復岳飛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 庚申金尙

書左丞相晏致仕

壬戌詔將屆聖節諸路監司州軍應合進金銀錢絹等緣天申聖節已行進奉合進之數權

與蠲免

金邊帥以檄至盱眙

攷異繫年要錄云先是金遣布薩忠義及撻舍理志經略四川爲南師所敗於是檄至盱眙今以金史攷之大定二年七月忠義志盡力討幹罕無暇以檄至宋至冬始率南伐之命疑要錄以後事誤繫于前至云

敗于四川則尤誤之矣今酌書之

達通和之意宜各守元立封疆邊臣以聞乃下詔曰敵人求索故禮從之則不忍屈辱不從則遺患

未已中原歸正人源源不絕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否則絕向化之心宰執侍從臺諫各宜指陳定論以聞時羣

臣有所論列而宰執獨無奏章帝以問參知政事史浩浩奏謂第當且堅壁以禦攻衝俟乘機以圖恢復先是史

浩議欲城瓜洲采石下張浚議浚謂如此是自示以削弱之形不若先城泗州浩既參知政事與張浚議多不合

命參知政事汪澈視師湖北京西時劉珙使金不至而復先是洪邁張掄使回見張浚具言金不禮我使具狀

令稱陪臣浚謂不當復遣使而史浩議遣使報金以登位竟遣珙行至境金責舊禮不納而還 幹罕既敗收合

散卒萬餘人遂入奚部以諸奚自益八月乙丑朔金左監軍高忠建破奚於栲栳山及招降旁近奚六營有不降

者攻破之幹罕寇古北口萬戶溫特赫阿魯岱因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金主命完

顏默音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先是有告默音子色格謀反者金主察其誣命鞠告者告者款伏遂誅之金主

謂默音曰人告卿子謀反朕知卿必不爲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默音至軍擊擒其賊黨 癸酉金主謂

宰臣曰百姓上書陳時政其言猶有所補卿等位居機要略無獻替可乎夫聽斷獄訟簿書期會何人不能唐虞

之聖猶務兼覽博照乃能成治正隆專任獨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謫論卿等宜體朕意詔百司官吏凡

上書言事或爲有司所抑許進表以聞朕將親覽以觀人材優劣 丁丑金免齊國妃嬪王亨等親屬在宮籍者

金主詔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以所部軍與大軍會計幹罕 戊寅帝詣德壽宮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

太上皇后尊號冊寶行禮 乙酉金詔左諫議大夫石琚監察御史馮仲方廉察河北東路 丁亥金主詔御史

臺曰自三公以下官僚善惡邪正當審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治卿等罪矣 辛卯金罷諸關徵稅

九月丁酉詔朕仰稽祖宗故事開講其日可召輔臣觀講 戊戌詔比下求言之詔欲急聞過失四方有獻言者

並付後省看詳今已逾月未聞推擇來上可令催促 詔蜀去行都萬里人才豫當儲蓄以備緩急欲舉一忠愍

明敏之士周知蜀利害者爲都轉運使可令集侍從臺諫各舉所知以俟采擇 金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

會布薩忠義之軍追討幹罕賊黨多降餘多疾疫而死無復鬪志幹罕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金兵

追之益急其衆復多亾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庚子賊黨執幹罕以降并獲其母妻逆黨悉平甲辰金太子率

百官上表賀乙巳金以幹罕平詔中外辛亥幹罕磔於市其黨瓜里扎巴南走左宣徽使宗亨追之不及瓜里扎

巴遂來降 甲寅詔胡銓王十朋並赴行在 冬十月丙寅詔侍從兩省臺諫卿監各舉可任監司郡守之人分

爲二等一見今可用一將來可用限一月闕奏如所舉增秩賜金舉主同之不如所舉罰亦同之及見任監司郡

守才與不才亦限一月內逐一具姓名臧否品目來上 右正言周操言國家內設百官必資久任以責成效今

則不然自丞簿不數月望爲郎自郎不數月望爲卿監利於速化人則幸矣職業不修國家何賴若乃監司郡守

之數易則其害又有大於此者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望面諭大臣自今內外除授之際確意

精選務在久任詔令三省遵守 丁卯金以左副元帥完顏固雪舊作敏今改爲平章政事 戊辰金平章政事右副

元帥布薩忠義等至自軍丙戌以忠義爲右丞相改封沂國公以左監軍圖克坦志靈爲左副元帥 戊子金葬
睿宗皇帝於景陵大赦 己丑金命赫舍哩志靈經略南邊 十一月癸巳朔金命布薩忠義南伐 甲寅殿中
侍御史張震等言乾德四年詔自今內臣年及三十以上兼見在朝廷繫職方許養一子皇祐五年詔內侍以一
百八十人爲額嘉祐中韓絳奏內臣員多請住養子至治平以後始復許奏薦而熙寧中神宗諭宰臣曰方今官
者數已多而隸前省官又入內侍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盛德
事臣等敢不奉行自來條例又須限以年甲試以詩書籍定姓名遇闕不填宜立爲定制詔令內侍省開具見在
人數聞奏今年會慶節權免進子 乙卯臣僚言祖宗時賊罪削籍配流者雖會赦不許放還敘用近觀登極赦
命官除名追官資及勒停并永不收敘人並與敘元官甚失祖宗痛繩賊吏之意請自今官吏嘗經勘斷犯入已
賊並不許收敘如有已放行收敘者卽爲改正從之 十二月戊辰詔今日早朝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
時務仍聽詔旨詔曰朕覽張璪所奏犁然有契於衷已令侍從臺諫集於都堂今賜卿筆札宜取當今弊事悉意
以聞退各於聽治之所盡率其屬諭以朕旨使極言之毋得隱諱朕將有考焉初張璪以故老召除知樞密院事
帝問爲治之要璪因言太上皇帝紹興初嘗舉行祖宗故事詔百官赴都堂令條具當今弊政與夫揀正之宜請
檢舉行之故有是詔 庚辰臣僚言國朝檢校官一十九員上者曰太師太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而除授則自
司徒遷太保各以序進陛下方講修聖政宜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給事中黃祖舜等言看詳臣僚所陳六事其
一曰六等檢校官舊制也今則皆無有而自節度徑除太尉歷開府儀同三司以至少保其二曰節度以移鎮爲
恩寵舊制也今則一定而不易其三曰承宣分大中小鎮觀察分大小州舊制也今則皆徑作一官矣其四曰橫

行自右武大夫以至通侍爲十三等以待年勞及泛恩者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舊制也今則自右武大夫當遷官者率以遙郡改轉纔五遷卽至遙郡承宣一落階遂爲正任承宣使其五曰武功大夫實歷十年用七舉主始轉行舊制也今或自小使臣爲宣贊舍人纔遷一官徑至右武郎其六曰總管鈐轄都監分六等差遣非正任觀察使及管軍不以爲總管舊制也今降此而得之者紛紛皆是逐項所陳委皆允當乞與施行自降指揮日爲始詔並從之 辛巳帝曰昨聞臣僚言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呂忱中發王昫所司皆取迎合林待問爲勘官獨直其冤狀章傑捕趙鼎送葬人又搜其私書欲傳致士大夫之罪翁蒙之爲縣尉毅然拒之沈昭遠爲王鈇家治盜欲煨煉富民多取其賠償王正己爲司理卒平反之此皆不畏強禦節槩可稱三省詳加訪問其人如在可與甄錄 乙酉金遣尙書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宣諭東京北京等路 是月命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詔吳璘班師 是冬帝召陳俊卿及張浚子枋赴行在所浚請臨幸建康以動中原之心用師淮壖進舟山東以遙爲吳璘之援帝見俊卿等問浚動靜飲食顏貌曰朕倚魏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時金以十萬兵屯河南聲言窺兩淮浚以大兵屯盱眙泗濠廬州金不敢動第移文索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浚言金人多詐不當爲動卒以無事枋之見帝也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憫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也願益加省察稽古親賢以自輔毋使其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帝大異之

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紀一百三十八

起昭陽協洽正月盡開運
漣灘九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諡晉太祖七世孫也初太祖少子秦王德芳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慶國公令諱令諱生子惲是爲秀王

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生帝於秀州官舍命名伯察及元懿太子薨高宗未有後而昭慈聖獻皇后亦自江西還行在后嘗感異夢密爲高宗言之高宗大禧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於宮中三年二月賜名慶五年六月臨讀資善堂十二年正月封普安郡王三月出閣就外第

三十年二月癸酉立爲皇子更名瑋丙子進封建王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爲皇太子改名寶

隆興元年

金大定三年

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

立武臣薦舉格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之士三人謀

略沈雄可任大事寬猛適宜可使御衆臨陳驍勇可鼓士氣威信有聞可守邊郡思智精巧可治器械已上五等

令會立軍功觀察使以上薦舉通習典章可掌朝儀練達民事可任郡寄諳曉財計可裕民力持身廉潔可律貪

鄙詞辨不屈可備奉使已上五等令非軍功觀察以上薦舉被舉之人成立功效舉官取旨推賞敗事亦加責罰

既而殿中侍御史胡沂上言陛下注意將臣然武舉唱第名在一二者固蒙褒擢餘皆任以權酷征商之事臣觀

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左衛長史歷爲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祖宗時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任使又武舉中

選人或除京東抵賊或邊上任使或三路沿邊試用或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請取近歲應中武舉之人分

差沿邊備使從之自建炎以來居位者往往不修職事而朝廷姑息莫知所懲國子司業王十朋極言其弊之

當革且論人主之大職有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帝嘉納以知饒州胡銓爲祕書少監銓論史官失職者四一

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未嘗得聞三謂二史

立後殿而前殿不立請於前後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閤門以未嘗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請

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牒閤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從之樞密副都承旨龍大淵帶御器械曾覲皆潛邸舊人

欲擅利權數言國用當加省察於是帝數以手詔詰戶部錢穀出入之數戶部侍郎周葵上言陛下新卽大位勞

心庶政臣下傾聽謂有咨詢必出人意表今皆微文細故財利是稽此不獨陛下未得治道之先務慮必有小人
熒惑聖聰欲售其私者不可不察也帝爲之色動 庚子以史浩爲尙書右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

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開府建康浚薦陳俊卿爲江淮宣撫判官 丙午誅殿前司後軍謀變者 戊申詔禮

部貢院試額增一百人 壬子金遣客省使烏居仁賞勞河南軍士 吳璘奉班師之詔寮屬交諫曰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此舉所係甚重奈何退師璘知朝論主和乃曰璘豈不知此顧主上初政璘握重兵在遠有詔璘何

敢違至是復詔璘進退可從便宜而璘已棄德順還河池金人乘其後璘軍亾失者三萬三千部將數十人連營

痛哭聲振原野於是秦鳳熙河永興三路新復十三州三軍皆復爲金取 二月壬戌朔用史浩策以布衣李信

甫爲兵部員外郎齎蠟書間道往中原招豪傑之據有州郡者許以封王世襲 甲子金命太子少詹事楊伯雄

等廉問山西路 庚午金主謂宰相曰灤州饑民流散可移于山西富民贍濟仍于道路計口給食 己卯賑兩

淮流民及山東歸正忠義軍 庚辰金太保都元帥完顏昂薨金主輟朝親臨奠贈甚厚昂自從太祖開國累

著功績在正隆時縱飲沈酣輒數日不醒廢主亮聞之嘗面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及金主卽位昂還自揚州

妻子爲置酒私第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廢主亮之從母姊也怪而問之昂曰我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

酒自晦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遭遇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昂睦於兄弟尤喜施予親族有貧困者必厚給之或

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 癸未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罷 丙戌金

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 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輒至臨安 金東京僧法通以妖術亂衆都統府討平之 三

月壬辰朔金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舊作訖石烈志寧今改遣人索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致書於張浚曰可還所侵本

朝內地各守自來畫定疆界凡事一依皇統以來舊約帥府亦當解嚴如必欲抗衡請會兵相見後復以書曰疆場之一彼一此兵家之或勝或負何常之有先是金人聲言取兩淮浚請以兵屯盱眙及泗濠廬州備之志竄遣富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蒲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侵計 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初次膺爲右正言力諫和議爲秦檜所怒流落者二十年帝卽位召爲中丞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所裨益帝呼其官而不名 丙申金中都以南八路蝗詔尙書省遣官捕之 壬寅陳康伯上欽宗陵名曰永獻 金命戶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詣諸路明安

舊作區安今改

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

勸農及廉問詔臨漢民逐食於會寧府濟信等州 乙

巳詔求遺逸 丁未詔修太上皇帝聖政 己酉參知政事張燾罷初劉度除右諫議大夫首論待小人不可無節因奏潘邸舊僚宣召當有時蓋爲龍大淵曾覲言也至是遂上疏劾大淵覲輕儇浮淺憑恃恩寵入則侍帷幄

之謀出則陪廟堂之議搖唇鼓舌變亂是非凡皇闈宴昵之私宮嬪嬙笑之語宣言於外以自夸大至引北人孫照出入清禁爲擊毬胡舞之戲上累聖德望亟賜黜逐又因進故事論京房指謂石顯元帝亦自知之而不能照

蓋公義不勝私欲耳反覆數百言尤爲切至於是詔大淵除知閤門事覲權知閤門事度言臣欲退之而陛下顧進之何面目尙爲諫官乞就貶黜中書舍人張震繳其命至再待御史胡沂亦論兩人市權招士請屏遠之以防

其微不報給舍安節周必大不書黃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此兩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爲人鼓扇議論羣起太上時安敢爾於是安節必大退而待罪會張燾入

對欲以兩人決去就帝問所從聞燾曰聞之陸游帝曰游反覆小人已得罪行遣矣燾謝曰臣聽言不實罪也遂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

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

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

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

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

罷政是日安節必大再奏乞竄責不許必大入謝帝曰朕察卿舉職但朕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時宰輔臺諫合辭